

<<上高会战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上高会战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47450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47455

出版时间：2012-4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杜青

页数：252

字数：2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## 前言

“好朋友，好兄弟，大家去当兵，保卫国土莫迟延，快上战场杀敌人，杀尽敌人回家乡，回到家乡享太平；好朋友，好兄弟，请你仔细听，日本强盗不赶走，我们大家活不成，我们不愿做奴隶，大家快快去当兵……”老井，枯枝。

在时间的侵蚀下，老井旁边那简陋的老屋也显得出奇地苍老和疲倦，铸井工匠们刻意在井旁石板上留下的字迹和条纹也早已模糊不清……江西上高下坡村，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，这也是60多年前那场战役战斗最激烈的地方。

早已进入迟暮之年的老人李福秀轻哼着60多年前的这首抗战歌曲，眼睛逐渐湿润，她感慨道：“90年代吧，政府在官桥一带发掘出了大量毒气罐，那是鬼子溃败时来不及带走的毒气弹，当时建房的民工不知道那是毒气啊，挖掘的时候一不小心，使一千多人都中毒了，50多年了还能害人，你说那鬼子坏不……”老人说的这个事件是1992年5月发生在江西上高官桥的一件事情，其时当地正在扩建圩集，民工们在地下挖出了很多瓶瓶罐罐，乡下赶集时人又非常多，于是都跑去围观，后来很多乡民莫名出现呕吐以及身体溃烂等不适症状，随后当地统计，出现相关症状的当地居民居然有一千多人，这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

经过核查之后发现，原来，这些挖出来的东西是日军在上高会战大溃败时遗留的毒气弹，那二百多枚斑斑锈迹其实就是包裹罪恶的毒气弹，是日军侵华的又一有力史证。

老人的语言有点含糊不清，但这已经足够，她依稀能把人带入当年，将人们带入到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当中——其实能够记得这件事的人早已不多，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另一个老人——他甚至连自己叫什么也无法说清，然而你问他是否记得当年鬼子过来的情景时，他仍然全身颤抖着，甚至激动地挥着拳头，只是他已经无法用清楚的语言告诉我们而已。

“鬼子坏啊，听老一辈说，村里的东西，除了门槛前的石头，整个村的房子全给鬼子毁了，带不走的就烧、就搞破坏，还在井里投毒，在稻谷里拉屎。

’ ’ 隔壁的下坡新屋，年纪大点的其他村民也如是说。

“当时就是在这下坡桥周围，有个排长叫张天龙，还有个叫杜国雷的排长……听说都在这里死守，有人说他们死了，也有人说他们随罗将军的部队去别的地方了……反正啊，当时这里是血流成河，到处都是死人，到底死的人有多少？

战后三年尸体堆过的地方，流出的水还能使人的皮肤溃烂，您说这是什么概念！

” 在老人的描述中，张天龙的轮廓清晰起来，当时正是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，日军正猛攻南昌……

## <<上高会战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故事，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伟大胜利。本书竭力还原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，还原了昔日辉煌的真相，还原炎黄子孙共同奋勇抵御外侮的光辉业绩。

直面赞扬了中国人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，赞扬了中国人面对灾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

在那个战火纷飞、硝烟四起的年代，在铁骨铮铮的中国人身上，流传的不光是故事，还有人性的光辉。

谨以此文向那些曾经为保卫祖国、抵御外侮而流血流汗的所有中国人致敬。

<<上高会战>>

作者简介

杜青，江西上高人，退役老兵，柯瑞传媒合作编剧。  
处女作《奇兵》由深圳出版集团出版，小说《终极士兵》获2008年度起点中文网首届军事小说大赛银  
奖，小说《无援》获第七届新浪原创文学大赛军事历史类优胜奖。

<<上高会战>>

书籍目录

楔子  
第一章  
第二章  
第三章  
第四章  
第五章  
第六章  
第七章  
第八章  
第九章  
第十章  
第十一章  
第十二章  
尾声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修水河边馒头山。

1939年3月20日下午四时，沉闷已久的天空突然万炮轰鸣，日军以200余门大炮的强大火力开始向我国国民政府第9战区防线、修水南岸守军猛攻。

为歼灭中国军队第9战区主力，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投降，日集中第6、第101、106、116四个师团和独立第14旅团以及海军一部，由11军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，沿南浔铁路、德昌公路以及由鄱阳湖通过赣江水道向南进犯。

3月17日，东线日军116师团一部附海军陆战队舰艇70余艘，在数十架飞机和毒气掩护下向修水河口吴城发动进攻，我32军141师等部奋起抵抗；20日拂晓，西线日军第六师团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我73军阵地猛犯；当日下午，以101师团、106师团为主的日军先头部队向我中线79、49两军阵地重点进攻。

馒头山被一寸寸削平，坚固的工事被彻底抹去，南岸的中国守军仿佛被掩埋进了松土中。

数个时辰后，炮声沉寂，鬼子的炮袭终于停歇下来，从炮火掀起的松软泥土中爬出无数中国士兵，持锹拿铲紧张构筑新工事。

天空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

49军26师防区，一名士兵看着突然变得混浊而灰暗的天气，“咋个老天爷也不帮小鬼子——这么快就暗下来了。

”另一名士兵抹了把汗，“格老子，害老子喝了半天的灰，今晚非得摸几个鬼子耍耍。

”一名上尉不停用望远镜朝前方观望，镜中一个人影朝战壕处逶迤而来。

“前面来了个人，娃看看去！”

”上尉朝正在构筑战壕的几名士兵下令。

士兵们都没动。

“妈了个巴子，聋了吗！”

”上尉正要发怒，几个士兵叫了起来：“雾，好大的黑雾哈！”

”上尉压抑怒气，重新举起了望远镜。

一团黄而暗黑的东西正汹涌而来，而且越来越密，上尉内心一紧，随即高呼起来：“给老子停下，都停下，鬼子放毒气了！”

”几个班排长抢先响应，从身上抽出毛巾，但更多的士兵尚未反应过来，持工具傻站着。

上尉额头上露出青筋，厉声高喝道：“瓜娃子，都他妈快把口鼻捂住了！”

”一股毒气窜了过来，上尉掏出毛巾堵住口鼻，无法再叫。

他眼看着士兵们打起了喷嚏，然后一批批士兵在他面前瘫软下去。

阵地完全笼罩在一片暗黑的烟雾之中。

（此役，日军一次性动用20000只烟雾喷射器向我馒头山阵地发射催泪喷嚏性毒气，我军官兵大量中毒。

）夜静得可怕，这时上尉被一阵微带寒意的山风吹醒，他感觉到舒服了好多，一打挺就坐了起来。

“龟儿子，都给老子起来！”

”上尉随手捡起支枪，拨弄着被毒气熏晕的士兵们。

被上尉砸醒的士兵们一个个还是晕乎乎的，“连……连长，咋个站不起来哈……”“瓜娃子，都他妈雄起！”

”上尉火气甚大，“听好了，不管起不起得来，反正……那鬼子很快就会攻过来！”

”士兵们一个个仍旧像放了气的球，任凭上尉如何咒骂也无济于事。

此刻一名士兵快步奔入战壕并脱下衣服，那衣服提在手上沉甸甸的，显然被水浸湿过，士兵也不说话，将衣服在众士兵脸上逐一抹过去，说也奇怪，经那一抹的士兵们好像突然精神了许多，一个个慢慢站了起来。

上尉眼瞅着这名士兵，走了过去：“你娃叫什么，哪来的哈？”

格老子，以前就没见过你！”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”士兵笑了笑说：“长官，我刚来你们这里，我在找我的老部队。”

”上尉好像想起了什么，“崽儿，白天过来的那个人是你哈！”

”士兵点了点头，“我叫张天龙，我过来的时候，刚好鬼子朝你们放毒气，我瞅着不远处有条沟子，就奔那去了。”

”上尉很惊讶地望着他，“不简单哈，格老子你这年纪还是新兵蛋子吗？”

”上尉突然瞄见张天龙衣服上上土的领章，“瓜娃子，都上土了！”

难怪这么机灵哈，格老子还在奇怪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，原来跑河边去了……小鬼子也够快，刚才你过来，爷都还没瞧清你的模样，毒气就来了！”

”“长官，您客气了，请问您这里是……”张天龙见这上尉和气，反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话未说完，便被上尉打断了，“找老部队？”

兄弟，那么麻烦干吗，都是中国军人吗，哪都一样，一样打鬼子，一样升官发财，留下哈，格老子，绝不亏待你！”

”“长官，这……不大合适吧！”

”张天龙见对方这么热情，越发有点窘了。

“巴适，巴适，哪个王八羔子敢说不巴适了！”

”上尉一使眼色，“弟兄们，大家说巴适不！”

”“巴适巴适！”

”众士兵附和起来。

上尉转身，朝一名上土嘀咕起来：“对头，这人就给你了，你娃知道连长的眼光不会错哈！”

”上土年纪和张天龙相差无几，一张学生样的娃娃脸使他稍显稚嫩，置身于这战火连天的战场仿佛极不协调。

他祖籍广东，名叫曾天耸，是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，原本就是个学生。

他的家境非常富有，只是为了打日本才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。

曾天耸脸色微红，“兄弟，留下吧，您看连长对你多器重啊！”

”“这——”张天龙原想拒绝，但是看见众人期盼的目光，终于不再说话。

“进入阵地！”

”突然，上尉突然高呼起来。

一阵坦克的轰隆声渐入人耳，头戴防毒罩的日军101、106两师团先头部队借“特种烟”（即毒气）的掩护开始强渡修河，我中国军队在的毒气中艰难反击。

馒头山阵地，日军攻势凌厉，我阵地终于被日军强行突破一缺口。

一名鬼子兵一刺刀下去，将阵地上因中毒而无法反抗的一名中国士兵刺死，另一名中国士兵刚站起半截身子，也因身体软弱无力被该日军返身再次刺死。

鬼子借着毒气的掩护对中国军队展开了血腥大屠杀。

张天龙手忙脚乱地捡过一支汉阳造，扣动扳机。

“喀嚓”枪栓拉上了，子弹却怎么也出不去。

“这鸟枪！”

”张天龙气急，正要再找支枪，一阵“轰隆隆”的坦克轰鸣声已经来到了身边。

“喂，鬼子上来了！”

”张天龙大叫，他一抬头，这才发现身边的人仿佛突然蒸发了一般，身边除了尸体，再也见不到半个活着的人影了。

“打个鬼！”

”张天龙大怒，干脆扔掉枪就地一躺，也融入了尸体堆当中。

3馒头山的清晨格外清冷，露水伴着雨水将酱紫色的血浆和大地凝固为一体，而堆积如山的中日双方士兵的尸体更令人感受到初春的寒意。

为掩护集成坦克团渡过修水，日军派遣了20余架战机对我阵地猛轰，这种陆空一体的强大火力攻击将凌晨短暂的静谧彻底打破。

阵地上，一辆坦克缓缓驶来，而坦克对面尸体中一名中国士兵却突然“复活”，士兵紧抱炸药包滚到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坦克边引爆炸药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坦克瘫痪，士兵肢体同时被炸飞（据载，在此次战役中，中国军队49、79两军奋力抵御日军进攻，当日该阵地，中国士兵以肉体之躯炸毁三辆日军坦克）。

“突突突”曾天耸也从尸体中爬起，端着一把ZB—26轻机枪在日军后面朝冲过战壕的日军疯狂扫射。

“你们……都没死？”

“张天龙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。”

张天龙突地上来，轻按住了曾的手，“兄弟，让我来！”

“你来？”

“曾天耸有点不悦，但还是把机枪递了过去。”

“您这样不嫌太浪费了吗！”

“张天龙一本正经接过了枪。”

“浪费？”

“曾天耸惊讶地望着对方。”

“对，机枪不能这样用！”

“张天龙肯定地说。”

“突突突、突突、突……”机枪挺有旋律地重新怒吼起来。

“听出什么了吗？”张天龙边打边问。

曾天耸摇头。

“对于一名机枪手，子弹就是生命，每一发子弹大都要靠自己背上战场的，是吧，那打一发就少一发啊，一个人的体力有限，机枪耗弹又那么大，能背多少子弹？”

要是会补充，可上了战场天知道啥时有机会给你补充，所以我们必须节约子弹！”

“一谈到机枪，张天龙口中就滔滔不绝，手上却丝毫没有停下。”

“诺，我现在射击的频率，这样吧，用数字来形容——比如说吧、按3、2、1、1、2、3的点射……就这么一个小习惯，但到底能节省多少子弹呢，说不准，可我们必须知道，有时战场上一颗子弹也是可以救你命的！”

“他很快转换到了另一个射击点，“机枪手还要知道，凡事有利就有弊，机枪是杀伤力最大的步兵武器，但机枪手同时也是对方最为关照的焦点，大多战场火力都会聚焦在对方的机枪手上，所以，我们还必须养成另一个习惯，机枪手，每打两轮子弹也就是20发上下最好换个射击位置，重机枪手没有办法，但我们的轻机枪手一定要遵行！”

““不错啊，不简单啊你……”曾天耸被张天龙这套颇为经典的理论折服了，惊讶地望着张天龙。”

曾从军资历尚浅，能做到上士，和他特殊的身份有关，参军前，他就代表他的海外家族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捐献了不少物资，还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其他抗战工作，他以前只知道机枪威力大，打鬼子好使，关于机枪手的学问，却委实知道得太少太少。

“这有什么啊，只要用得对，谁都该明白这个道理的！”

“张天龙突然想到对方也是个上士，后面便住口不言了，机枪枪口喷出的火焰却一直有规律地往前面鬼子群中狂吐。”

小鬼子开始掉转屁股，迎战张天龙他们，鬼子遭遇前后夹击，也是显得颇为慌乱。

“哇！”

“对方鬼子群突然大乱，一名军官模样的鬼子被张天龙机枪扫中倒下，他好像还在奇怪，这后面怎么还能响起中国军队的机枪呢，经过那么疯狂的炮轰和集群式毒气攻击，这中国军队不该在后面出现啊……身边的鬼子乱成了一团，他们实在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中国军队，终于不敢再冒然攻击了（不久获知，日106师团113联队少将联队长饭野贤十在馒头山被我49军机枪击毙）。”

“格老子，小鬼子要跑了？”

“上尉惊讶地望着前方慌乱中的日军，他刚刚“复活”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”

“连长，鬼子大官中弹了！”

“另一名爬起的士兵兴奋地叫着。”

“提劲，死的是少将，少将！”

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”上尉看得清晰，那倒下的鬼子就是个少将，他颤抖着，“瓜娃子，升官发财杀鬼子，这下全有了！”

”“格老子，哪个打的哈！”

”上尉乐得嘴也合不拢了。

”鬼子退了！”

”馒头山，中国防区开始沸腾起来。

日军混乱了一阵很快又有序集结起来，凭着优势火力的掩护从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中冲出，混合着轰鸣的坦克声响从战场上暂时消失……大雨倾盆，修水河边公路上，无数国军正冒雨前进。

”嗨哟！”

嗨哟！”

”一辆汽车陷入污泥，士兵们纷纷上前推车。

迎面一名军官骑马飞驰而来，看见这个场景，军官下马，将雨衣收起抖了抖：“不要管车子，加快速度支援前线。”

”“弟兄们，我是26师78旅旅长王克俊，老天作难，让我们的援军陷在这里，可救人如救火啊，每耽搁一分钟或许就给了小鬼子一个机会，兄弟在这里求求大家了，求求大家放下辎重赶快驰援前线吧，前线已经等不及了！”

”军官站在一辆卡车上声嘶力竭地叫着。

”走吧，不要这破车了！”

”王克俊身边几名士兵被感染，附和着他高喊。

”把枪带上，把子弹带上，带不过去的不要了……”很快身边其他士兵也高呼起来。

士兵们在王克俊的动员下弃车继续前进。

雨越来越大，修水上涨到处都是变成汪洋一片，士兵们无奈地行走在深可齐膝的水中。

南浔线上，日军坦克汽车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，行进中鬼子犬养二郎脱下大头鞋，换上雨鞋，一身轻便地踩在公路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”没有命令，谁让你换上雨鞋的！”

”犬养二郎身边一名浪人模样的鬼子朝他大吼，那是他的哥哥犬养一郎。

”哥哥，我还只是个学生，我不必听您的命令！”

”犬养二郎停下，脱掉雨衣大吼，“和您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可以不必服役……”“混账，参加圣战，为天皇效力，是每个帝国臣民义不容辞的责任！”

”犬养一郎将二郎一推，犬养二郎手中的雨衣掉了下来。

犬养二郎一张学生模样的娃娃脸在雨中越发清晰，“哥哥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”“别叫我哥哥！”

”犬养一郎极为不屑地将雨衣拎在手里。

”犬养君……您就让我回国吧！”

”犬养二郎因为寒冷而颤抖着。

”回国？”

”犬养一郎冷笑着，“帝国军队刚刚遇到了阻力，曾经作为饭野家族荣耀的饭野君在馒头山牺牲了，饭野家族和犬养家族的关系你难道不知道吗，你在学校也是个唐手高手，就不知道为帝国为家人做点事吗！”

”犬养二郎低下头去，雨水已经将他全身淋透，“我不喜欢打仗，我更不愿意和你们到唐手的故乡来开战，我要回去，要回去！”

”“回去？”

”犬养一郎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双手猛地一撕，手中的雨衣成了两半，“走！”

”犬养二郎被他拽起，随着坦克汽车继续行进。

4位于南昌附近的第9战区前线指挥部里，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正看着地图发呆，从这雨开始下起，他的目光就一直盯在地图上。

罗卓英——第9战区任前线总司令，原名高哲，学名卓英，别号尤青(1941年1月别号改为慈威)。

1896年(清光绪22年)3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镇渔洋坪村，曾考取保定军校被编入第八期炮科，与陈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诚是同班同学，两人是莫逆之交，在日后在漫长的从军生涯中，他一直追随陈诚。

在国民党派系中，被称为土木系。

1937年11月10日，罗卓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，协助唐生智保卫南京。

南京失守后，罗重回苏、浙、皖边区，接任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，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；1938年夏，罗卓英率部在澎湖战场上与日军激战，于流澌桥一带歼灭大批敌人，多次挫败敌人在湖口一带的登陆企图；同年9月12日，罗卓英代替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职务。

10月25日，武汉沦陷，罗的第十九集团军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(薛岳代)指挥，此次南昌会战，罗任战区前线总司令，负责直接指挥。

随后不久，罗卓英将军以几乎等同于日寇的兵力，创造了著名的上高大捷，堪称抗战以来最精彩的大捷。

他还作为中国远征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远征印缅，并且提出了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口号，算是一名典型的爱国将军。

一名参谋轻声提醒，“总司令，您已经两天没合眼了。”

罗卓英惘若未闻，“预9师、98师、118师都到哪里了？”

参谋立正，“报告总司令，都还在路上，只是……雨都齐了膝盖，部队行进实在太困难了。”

罗卓英微闭双眼，叹了口气：“听闻日军113联队少将联队长饭野贤十刚刚在馒头山被我击毙，若非老天作难，我当一鼓作气，反守为攻。”

79、49两军借助预9等三个师的增援，是可以变内线守势为外线攻势的……多好的机会！

另一名参谋喊报告入内“报告总司令，日军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，已逼近南昌附近！”

罗卓英大惊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参谋道：“据查，我部队撤退时，未能及时破坏该段公路而仓促退走，才使日军得以向南昌方向机械化快速推进。”

罗卓英怒极道：“什么乱七八糟、全无章法，给我严查撤退部队。”

参谋不语，默然望着门外。

罗卓英脸色铁青，挥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叉，叹息道：“南昌……”门外传来一轻微声音：“报告！”

罗卓英：“进来！”

“26师78旅旅长王克俊向总司令报告！”

声音陡地变得洪亮。

罗卓英一愕。

川军26师他是知道的，在淞沪会战中，26师以破旧的装备和残缺的部队坚守阵地7天7夜，面对敌人的坦克大炮，他们靠打冷枪，扔手榴弹，咬牙肉搏和日军进行了生死血战，四个团长阵亡两个，14个营长伤亡13个，连排长伤亡250多个……全师只剩下七百名还能站起来的士兵，虽然伤亡率高达90%但阵地却没有丢。

26师因此被评为淞沪会战中最优秀的部队之一，这样的荣誉即使在中央军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何况这样一支缺枪少弹的杂牌部队。

罗卓英脸上终于有了点笑容，“杰夫老弟，前方战况如何了？”

杰夫是王克俊的字号，他万料不到总司令不仅知道自己，还能直呼自己的字号，他有点受宠若惊道：“总司令！”

不知是激动还是痛苦的缘故，眼里饱噙泪水的王克俊哽咽着，“总司令，前方……恐怕……要守不住了，卑职是过来请求支援的！”

王克俊哽咽了很久，方才说出这几个字。

“26师打得不错啊！”

罗卓英苦笑，“听闻日军刚刚在馒头山就丢了个联队长！”

王克俊答道：“卑职……不曾听闻，仗一开打就顶不住了……”罗卓英点头说：“不怪你们，鬼子这次倾巢而来，火力的确太猛，不仅你馒头山，南昌，安义恐怕都不能守了，你……暂时也随我们一起走吧！”

王克俊愕然，“可是总司令，弟兄们还在苦苦支撑呢！”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” “尽人事听天命吧，不是我不想打，是老天不让打，你一路上该看到了，援军一直在过去，但是能有多少及时赶到呢！”

”罗卓英的语气中透着股无奈。

一名参谋朝王克俊使了个眼色，“王旅长，总司令有安排的，你就按他说的做吧。”

”罗卓英说：“我对不起大家，是我食言了，战前我曾信誓旦旦，向南昌的父老乡亲和三军将士保证，南昌至少半年不陷，可如今……”罗卓英叹息了一声，“战局难料啊！”

”王克俊不语，看着一起上前收拾文件的几名参谋，他的眼里渗出了泪珠。

馒头山，日军106师团对我阵地再次发起总攻。

数月前的万家岭大捷，106师团陷入我74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包围，遭到“全灭性的打击”（冈村宁次语），随后重组，被公认为日军最差的部队，此次南昌之役，冈村有意给该师团一个雪耻的机会，但他将106师团作为主攻部队的做法连日军大本营都表示了强烈反对，参谋本部的上司们认为冈村“疯了”，日军总参谋部更是特地从总部派遣少佐参谋犬养一郎前往11军司令部监督冈村。

106师团其实也是犬养的老部队，他比谁都希望106师团能够雪耻，但他和总参谋部其他日本军阀一样，不愿意看到冈村“胡作非为”，此刻，犬养更是带着亲弟弟犬养二郎，直接从11军军部来到106师团前线。

106师团113联队长饭野贤十的家族和犬养家族世代相交，饭野被中国军队49军机枪手击毙，国仇家恨使得犬养异常恼怒。

“为师团雪耻，为饭野君报仇，冲啊！”

”犬养狂舞着指挥刀，凶神恶煞地指挥部队作战。

49军阵地上，一批批的鬼子兵被阻在半山腰，张天龙的ZB—26吐出鲜红的火焰。

“八嘎，就是他！”

”不远处一个鬼子兵指着疯狂射击的张天龙嗷嗷叫着。

犬养一郎从旁边的鬼子手里接过望远镜，顺着吼叫鬼子的手指找到了张天龙。

“炮兵作业，预备！”

”一名鬼子小队长高声喊道，随着一声震天的迫击炮炸响，张天龙刚才待过的地方浓烟滚滚。

“八嘎，不许开炮，活捉，要活捉！”

”犬养跑过去，朝发射迫击炮的几名鬼子狂踢着。

但张天龙好像预料到小鬼子的炮弹要过来一样，鬼子炮弹呼啸着刚刚响起，他就像个猴子一般窜到另一处掩体了。

“轰”一声爆响，张天龙刚才待过的地方被炸出一个斗大的坑。

“想要老子的命，小鬼子你还嫩了点。”

”张天龙一声冷笑。

“神哈，兄弟你可神哈！”

”一名士兵朝他翘起大拇指。

曾天耸一直跟着他，拍了拍张天龙的肩膀说：“张兄，收个徒弟怎么样！”

”张天龙愕然，看了他好一阵，“这哪成！”

”曾天耸露出失望的神色，“不成？”

那……把枪还我！”

”上前抢夺张天龙手中的轻机枪。

“别，危险！”

”张天龙来不及阻挡，“咻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呼啸而来，曾天耸肩部中弹，但他却像没事人一般，抢过轻机枪就朝对面鬼子狂扫起来。

“兄弟，当心！”

”山坡侧面冲上一个鬼子，一刺刀刺向曾天耸侧腹部，曾天耸只顾着向山下狂扫，哪料到身边险情，“噗”的一声，鲜血四溅，曾天耸感觉到了一阵钻心的剧疼。

“兄弟！”

”身边的张天龙飞起一脚，将鬼子踹翻，幸亏阻止及时，这一刺没要了曾天耸的命，但饶是这样，曾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的腹部已是殷红一片。

“冲啊！”

“小鬼子好像盯死了张天龙，他转移到哪里，大批的子弹就呼啸而来，更有大批鬼子兵聚集而来，对于机枪手而言，这是绝好的歼敌机会，但此刻张天龙关注曾天耸的伤势，无暇开枪射击，更令人奇怪的是鬼子的子弹也只在张天龙身边乱窜，好像生怕张天龙中弹一样。

“瓜娃子，把曾小子救下哈！”

“不远处的上尉在大叫，张天龙一咬牙，抱起曾天耸往阵地后方狂奔。

“卫生兵，卫生兵！”

“张天龙大叫，然而遍地是尸体和呻吟的人们，此刻的阵地上根本找不到卫生员。

5南昌外围梅岭。

一匹骏马从两山夹峙的峭壁中冲出，前面一片汪洋，骏马冲到这里再也不肯往前走了。

“驾！”

“马上之人双腿一夹，试图令座下之骑强涉而过，座下之马悲鸣一声，却死也不肯下水。

马上之人怒极，一掌猛摔在马屁股上。

“别，别打战马！”

“他后背的人突然醒来，微弱的声音令他一喜，“兄弟，你醒了！”

“这……这是哪里？”

“醒来之人声音急促。

“兄弟，连长……你们连长说你不能死，让我带你到南昌去接受治疗！”

“老兄，你可真糊涂……一个连就剩下这一匹马了，这是用来报信……用来救全连人性命的马啊，您怎么……”马上之人声音急促，显得非常不悦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，你们连长急成那个样子……”马上之人正是张天龙，醒来的人却是曾天耸，因为曾天耸是为抗日出过大力的大华侨，在南洋还有家族背景，上面早交代了，要他们连长好好看住他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。

也难怪曾天耸一中弹，他们连长那么急了，他要出了什么事情，对上面可不好交代。

“张兄……这不怪你，是我太急了。”

“曾天耸挣扎着，“下马吧，这马跑这么远也乏了……”“什么……”张天龙并未留心曾天耸后面说什么，强自命令战马向前。

战马犹豫了好一阵，终于一脚踏了过去。

“小心！”

“马后面的曾天耸惊呼起来，张天龙还未觉察到什么，已经被曾天耸使劲一扯，两个人朝一侧滚了开去。

顿时，一阵闷响——大概因为雨水侵蚀，山崖边一片山石滚了下去，那马也悲鸣着摔下崖去。

张天龙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刚才要不是曾天耸，他可就随马摔下去了。

“兄弟，多谢了！”

“张天龙感激地扶起曾天耸。

“可惜了，就这一匹战马。”

“曾天耸叹了口气。

“兄弟，我欠你一条命了。”

“张天龙真诚地望着他。

“什么欠不欠的，你带我过来不就为救我吗。”

“曾天耸苦笑着。

失去战马，两人前进的速度更慢了。

远处传来一阵喇叭声，听得出那是喜庆的声响——那是附近的村民在结婚，村民们仿佛不知道鬼子即将到来，不知道此刻前方的将士们正在保家卫国而忘我厮杀，这里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该结婚的人依旧结婚。

“走，去老乡那讨口饭去，这一天你都没进食了。”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”张天龙搀着曾天耸。

曾天耸点了点头，由于失血过多，他感觉此刻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。

唢呐声，锣鼓声，混合着一些孩童的嬉闹声令张天龙知道这是到了一个村子。

雨水中，迎亲的人们一个个笑逐颜开，朝一个祠堂奔去。

“喂……喂！”

”张天龙大叫着，但他的声音很快被锣鼓声淹没，根本没人注意。

“小伙子，小伙子！”

”张天龙突然感觉到身边有人在使劲拽着自己，他回头一瞧，原来是个60多岁的大娘。

“大娘，您……扯我干吗。”

”“小伙子，这一身的血，可别冲撞了人家的喜事啊！”

”大娘和善地笑着。

张天龙点头，“大娘，我们只是……”“饿了是吧，哎呀，这一身的血，真是造孽……你们是从山那边过来的吗？”

”大娘小声地问。

张天龙点了点头。

“快快，过来吃点面吧！”

”见张天龙点头，大娘突然热情起来。

原来当时赣北村里的人娶媳妇，都要煮上满满几桶“嫁面”到处散发，招呼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，张天龙他们俩肚子饿极，算是赶上了。

他二话不说，从大娘手里接过碗面，就端到了曾天耸嘴边。

“快点吃，别把鬼子引来，把我哥好好的婚礼给搅黄了！”

”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拿着根扁担，瞪着张天龙两个，正嘟囔着。

“老三，别对客人这么没礼貌！”

”大娘责怪似的骂着汉子，“你懂什么，咱们不打鬼子，鬼子就不来吗！”

”“吃，吃吧，有的是。”

”大娘亲自端起一碗面，递到了张天龙面前。

张天龙鼻子一酸，他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儿时对母亲的回忆又回到了脑际，“大娘……”“孩子，别看着我，先吃饱再说。”

”大娘将碗递过，“到里面去吧，里面没雨。”

”张天龙点头，扶着曾天耸走进了祠堂走廊。

随着锣鼓声的停歇，张天龙两人终于被众人发觉了，村民们一个个围了上来。

“老总，听说你们是打山那边来的啊……”“真和东洋鬼子在打吗，那东洋鬼长什么样啊？”

”“还用说么，都知道是东洋鬼子了，肯定血盆大口，没得好相。”

”村民们一个个七嘴八舌，张天龙想说句话也插不上嘴，乐得一个劲地猛吞着面条，连喝了数碗，这才抹了抹嘴巴。

“大娘，我们要走了，谢谢您了！”

”张天龙扶好曾天耸，朝大娘敬了个礼。

“这……怎么，这一身血，你们能去哪里了！”

”张天龙一说要走，大娘反而犹豫了。

“大娘，我这位兄弟身中数弹，必须赶快到省城医院去救治。”

”张天龙哽咽着，“他刚刚还救了我一命，我可不能让他这么死。”

”大娘好像明白什么似的点了点头：“那……去就去吧，孩子，实在走不了就回来吧！”

”张天龙重重点了点头。

“老总，您还没告诉我们呢，山那边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”后面传来村民们的嘈杂声。

“去去去，这孩子还要救人，都喝酒去，别烦人家了……”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被大娘挡住了。

南昌市民德路省政府大院内。

## &lt;&lt;上高会战&gt;&gt;

江西代省府主席王次甫在紧张收拾文件，省府主席熊式辉前往南岳参加战时军事会议，民政厅长王次甫临时担任省政府代主席。

“报告代主席，罗总司令来了。”

”秘书夹着个文件站在门口。

办公室内一片狼藉，王次甫显得有点慌张，“快快快，帮忙收拾一下！”

”“不必了，王代主席。”

”外面传来罗卓英极富刚性的声音。

“尤青兄……”王次甫脸上微红。

“形势如此，非你我所能挽回。”

”罗卓英叹息道，“省府准备得如何了？”

”王次甫道：“该转移的都转移了，只是鄙人去不去泰和，还得请教南岳的熊主席。”

”罗卓英说：“南昌是难守了，王代主席你觉得呢？”

”王次甫讪笑道：“不会吧，总司令……”“老弟，好好收拾，走了吧！”

”罗卓英叹息。

“死守南昌！”

”“和日寇周旋到底！”

”省政府大院窗户外，一名学生装女孩在台上演讲，无数学生模样的青年跟着高喊口号。

“医院在哪里，救人啊，救救我兄弟！”

”一名鲜血淋漓的士兵抱着另一名士兵奔跑在大街上，士兵身上遍是泥污和血水，显是经过了长途跋涉，他那沙哑的粗嗓子很快吸引了游行的学生们，“同学们，这里有一名国军兄弟受伤了，大家帮帮他啊！”

”台上演讲的女同学也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他们。

“去看看什么情况！”

”正从省府出来的罗卓英朝着受伤士兵所在地加快了脚步。

那士兵背上之人气息奄奄，肩背和侧腹所在位置殷红一片，士兵一只手紧按在伤者腹部，“救命啊！”

谁来救救我兄弟！”

”语带哭腔，更因为疲倦和悲伤过度所致，其沙哑的嗓子听起来是那么令人心酸。

“哪个部队的？”

”罗卓英蹲下身子，一边检视着受伤士兵身上的伤势。

“报告长官，我兄弟是国军26师的！”

”呼救的士兵停止啜泣：“他快不行了。”

”“26师？”

”罗卓英回头，望了一眼后面的王克俊。

王克俊上前，“哪个旅？”

”呼救士兵愣住，“不、不知道！”

”“不知道，那你是哪个旅？”

”王克俊疑惑地望着他。

“报告长官，57师上士班长张天龙向您报告，我……我和我的部队在半年前就失散了！”

”“哦！”

”王克俊点头，“这么说你是碰巧救了我的兵！”

”张天龙，“您的兵？”

那个，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打鬼子，这位兄弟被鬼子刺刀刺伤……”王克俊的脸上依旧是疑云重重，但看到他背上之人的伤势，又皱了皱眉道：“行了行了，把人背好随我们来。”

”没想到此刻罗卓英却停下，突地转身，极为不悦地朝王克俊斜睨了一眼，然后盯着满身血污的张天龙有好一阵，他望着极度疲倦的张天龙道：“这位弟兄如此疲倦，还能不能背得起人？”

”“杰夫老弟，我看，伤员还是你来背吧！”

<<上高会战>>

”王克俊脸一红，“是，总司令。

”“总司令，难道是他？

若不是他，在南昌，还能有第二个总司令吗，他应该就是19集团军罗卓英总司令！

”听到王克俊如此称呼对方，张天龙一喜。

其实他从对方的衣装举止已经猜测出这几个应该都是大官，只是没料到竟然还能是9战区的最高长官——罗卓英了，谢天谢地，碰上他，曾天耸应该有救了。

这两日来，部队早已打散，他背着曾天耸历经艰辛来到南昌，还盼望能见到一两个“贵人”，救下这位萍水相逢的弟兄的命，毕竟此刻战场上伤病员实在太多，并非每个伤兵都有人管的。

“罗总司令，那是罗总司令！

”学生们也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一窝蜂地围了过来。

## <<上高会战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上高会战》是一首关于抗日的悲壮史歌：奋发英勇，誓死抵抗！

保卫国土！

保卫家乡！

一场被淡忘的辉煌之战，在这个战场上，除了残酷与血腥还有中国人的坚韧及血性。

这是一个发生在正面战场、炎黄子孙共同抗战的故事，这里有中国人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；

这里有中国人面对灾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

如果没有战争，他们就是一群普通人，吹响集结号，他们就是战争中的英雄。



<<上高会战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